



▲《棒！少年》講述一群少年藉棒球揮走傷痛。



▲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折射兩代人的關係。



▲《小偉》中的父母愈愛兒子，便愈要隱瞞。

親情難捨

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新年，特別需要勵志和治愈，這種力量可以來自少年。一月內地有三部電影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、《小偉》、《棒！少年》差不多同時時間上映，導演韓延、黃梓、許慧晶不約而同將鏡頭對準一班遭受苦難的少年，通過他們的視角，展現當今青少年面貌以及中國式家庭觀念。

劉毅

►年輕的韋一航（左）情資初開。



▲韋一航罹患癌症，初期不知怎樣面對。

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| 從叛逆到理解

溫暖的親情電影總是能打入觀眾內心深處，引發共情。談癌色變是人之常情，但開年的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和《小偉》都以此為題，展現中國人對於親情的珍視和守護，並從中映射出兩代人的互相審視。

正在內地上映的電影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，從一個青少年的視角，傳遞一種人生態度：既然明天不會太美麗，現在我們該以什麼樣的態度去活？片中的少年韋一航（易烱千璽飾）身患癌症，起初他也經歷身為癌症病人的脆弱心理，故此以叛逆的形象示人，後被身邊人感動，繼而開始正視父母的付出，明白人生怎會有永恆的幸福，所能把握的只有當下。



▲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以年輕人視角敘事。

韋一航的父母都是中國家庭的典型家長，他們不常將愛掛在嘴邊。縱然關心也表現得若無其事，而每一個日常都蘊含他們對於兒子疾病的擔憂和考慮，於細節處製造四兩撥千斤的力量。更加難得的是，影片所傳遞出的價值觀正面——孩子在世，一家人就要好好珍惜在一起的美好時光；倘若孩子走了，父母也會好好生活下去。

易烱千璽的表演為片中的親情部分增了不少色彩，他不僅依靠細節和肢體語言演繹出一個患癌少年心理的轉變，在不同情緒間的切換也做到遊刃有餘。比如一方面演出角色的叛逆，感到被世界拋棄時萌生的念頭：為什麼會是我？一方面又對父母心懷愧疚，認為是自己的存在，才導致父母的負重前行。



▼馬虎（中）、梁小雙（右）各有煩惱。

代際衝突的敘事流變

濃淡之間

中國導演鏡頭中的血脈親情，既有最深的羈絆，卻亦在某種時刻體現出隔閡與疏離。如何令不同年代的人更好地對話，以及解決他們之間的代際衝突，成為不少電影導演關注的焦點。

一如張藝謀執導電影《千里走單騎》，講述一對父子如何消弭隔閡，影片中的父與子缺乏理解和溝通，但父親只是不善表達，為了完成身患絕症孩子的心願，不惜跋山涉水為其奔波，但孩子提出心願的目的是為了能進一步了解父親；曹保平的《狗十三》則展現中國式家庭的教育特色，少年的子女與衰老的父母皆可成為一個家庭的弱勢，但更為強勢的一方，會將維持某種家庭秩序視作愛的表達。

溫情之餘，亦不乏親情之間的劍拔弩張。去年上映的兩部電影《囡媽》和《春潮》裏的親子情，是矛盾叢生的荊棘，前者的母親成為了兒子想要擺脫的枷鎖。而後者則更加極端，影片中的母親打破同類電影的母親形象，她帶給孩子的是傷害和可怕的回憶，女兒成為了母親常年生活不順心的情緒發洩桶；女兒也用一種極端叛逆的表現，希望換得母親對自己的關注。

時代變遷，父母留守在故土，兒女外出工作成為了一種常態。如此便在兩代人之間人為地製造了一種疏離，父母的觀念還停留在過去，但對

於兒女而言，家鄉成了一種「偶爾回一回的體驗」，他們一方面渴望牽掛家鄉，卻又與之格格不入。

諸如早些年的李安「家庭三部曲」、賈樟柯的電影《山河故人》、王子逸執導的《別告訴她》等，都在講述時代變遷下的兩代人，如何在迥異價值觀衝突下，達成暫時和解。可事實往往事與願違，下一代人繼續回到其原本更加適應的地域，父母則成為了留守一群。

反觀香港導演拍攝的親情故事，不論是羅啟銳的《歲月神偷》，還是許鞍華的《天水圍的日與夜》，都是平淡中見真章，充滿對舊時光的緬懷，縱然親人離世、家庭殘缺，也在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生活中，綻放暖人光輝。



▲《千里走單騎》劇照。

家庭紐帶情牽少年心

《小偉》| 不該承受之痛

另一部家庭抗癌電影《小偉》也於本月二十二日在內地上映，與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一樣，片中的家庭中也有一個癌症病人，只不過是父親患癌。全家人的生活軌跡都因為父親的病而發生了變化，母親獨自挑起家庭重擔，所承受的體力和精神壓力都遠非一般人可以想像，兒子又收到了外國大學錄取通知書。發生在少年身上的是他這個年齡不該承受之痛，原本的少年該何去何從？

《小偉》以兒子一鳴為中心敘事，展現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傳統家庭故事。父親的病不可逆轉，母親對於兒子採取的是隱瞞真相的方法，這點很符合中

國家庭愛得愈深，隱瞞愈狠的特質，兒子也要在正青春的年紀不得不接受父親會離去這一事實，且還要面對一個非常重大的人生抉擇——去外國讀大學還是留在父親身邊陪他走完最後的歲月？

影片的結尾，導演黃梓並沒有特寫父親的離世，只是通過母與子的一組鏡頭，隱晦說出了生活依然在繼續，但已不再是三口之家。

與其說《小偉》在說一個抗癌家庭的故事，不如說它藉着這樣一個治愈故事，展示人與人的關係。

何謂一家人？他們雖有疏離，卻有最強的黏連；雖遭逢困境，但走過的都是共同的記憶。



◀一鳴（左）面對父親患上惡疾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《棒！少年》| 走出成長傷痛

說到親人的離世，許慧晶在拍攝《棒！少年》開場的幾分鐘，即是一個中年人帶着一個少年人去家人墓前說說話，短短幾個鏡頭、幾句對白，就交代了故事主人翁的處境，雙親離世，出身農村的少年被親戚寄予希望，盼他能通過參加少年棒球比賽改變自身命運。

影片以紀錄片的手法將一切娓娓道來，幾個出現在學校訓練場的少年人，面容還很稚嫩，也會為同學間的幾句口角而大打出手，但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悲傷的童年，參與集訓的一群學生中有兩個主角梁小雙和馬虎，他們原本沒有任何衝突，直到馬虎對梁小雙說，你爸爸掛在那兒，觀眾可開始發覺，這是一群努力收起內心悲傷，而選擇努力奔跑

的少年。

《棒！少年》並非傳統勵志故事的發展走向，導演除了展現一群少年人的拚搏，更展示他們背後的憂傷，如小雙時常顯得不那麼合群，是因為他時常掛念家中唯一肯收養他的二伯，而馬虎之所以好似一個小霸王，則是源於他有一個十分缺乏安全感的童年。

於這群棒球少年而言，他們帶着成長的傷痛，棒球成為了他們最好的治愈品。他們在棒球場重新找到了前行的目標。

新的一年，開年三部影片的導演都不迴避苦難，甚至以少年稚嫩的肩膀扛起生活中的不如意；亦是為正生活在疫情陰霾下的你我，展示一種向陽而生的生活態度。

黃土地上《山海情》

脫貧熱劇

一直以來，主旋律電視劇都不好拍，扶貧類電視劇更是如此。日前，內地電視劇《山海情》播出大結局，在網絡上收穫一眾好評。

《山海情》聚焦的是一個鄉村，主角是一群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，如何離開貧瘠的土地，遷往更開闊的平原，成為了故事的主要推動力。只看設定，幾乎沒什麼吸引眼球的元素，但劇集卻憑藉貼地的方言、樸實的群像戲、快節奏敘事，在豆瓣上取得九點四分的高評分。

相比較以往一些同類劇集，《山海情》不喊口號，扶貧不是形式主義，而是實打實地一步步去落實。之所以會令觀眾感到接地氣，是因為角色行為並非配合大形勢，所思所想都是取決角色意識。不僅如此，劇集亦寫出這塊土地兩代人的衝突，老一輩選擇堅守、年輕一代渴望改變，在新舊衝突之下，歲月流逝，暗湧的力量藏在每一次付出的努力。

《山海情》另一個成功之處是，不過分提升人性高度，一群苦慣了的農民既有勤勞奮鬥、視莊稼如命的一面；另一方面也會不思退取，等待國家援助。面對要去一個未知的土地，重新開墾種地，他們也會退縮，也會覺得既然都會窮，為何不留在自己的家鄉。此外，不設典型反派角色，以一個個脫貧難題製造戲劇衝突，令劇集回歸生活原本該有的場景。

有觀眾說，《山海情》最吸引人的除了細節上的真實，另一方面是沒有過度煽情，沒有為苦而苦，植根於苦中的樂觀最是打動人。這點在由熱依扎飾演的金花身上有很明顯的體現，身為一個身世悲慘的女性，她接受了命運，卻不向命運低頭，在苦難中也保持樂觀。

在一眾仙俠劇、偶像劇橫行的時代，《山海情》依靠土味取勝，黃軒、張嘉益、熱依扎、閻妮等一眾演員，也憑藉自身演技，塑造出了一個又一個鮮活的西北農民形象，他們有真性情，對白設計也在樸實中透着真誠。沒有面對困境的歇斯底里，但他們身上的韌性卻可以啟發今人。



▲《山海情》敘事紮實不煽情，圖為熱依扎飾演的金花。